

我在大學的第一門課

胡宇杰/國立臺灣大學/地質科學系準大一

109 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：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

「出了洞口後，只見滿天的繁星閃耀光輝。」——但丁《神曲》〈地獄篇〉第十二章。

高中以前，我與臺灣絕大多數學生一樣，日夜都在為了單向的「吸收知識」而汲汲營營。課堂上，國文、英文、數學輪番上陣；放學後，報紙、新聞、網路漫天飛舞。周遭的媒體總是義正嚴詞地對我們說著看似理所當然的道理，但似乎從來沒人懷疑過：何者為真？何者是假？

當時的我總想：反正，跟著老師把課文釋義一字不漏裝進腦袋總不會犯錯；反正，順著輿論風向飄盪絕不會撞上禁忌；反正，「擁有自己的思想」一直都只是個教育的口號，哲學什麼的，長大有時間再說吧！

時光荏苒，不知不覺地自己也便要踏入成年階段。原來學習就像爬山，上升到了一定高度後便會發覺未知的星空更為深邃。那些曾經深信不疑的科學真理竟然也有被推翻的一天。如果客觀的科學都會改變了，那麼政論節目中名嘴口中滔滔不絕的犀利言詞，會不會也同樣有著被推翻的可能？

申請上大學後，我開始思考課業以外的事物，像是政府的新政策是對是錯？街上公益團體的理念會不會壓迫到另一種信仰？這時，我才發現原來我早已忘記要如何思考了。在網路上趨近於無限的資料海中大家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我實在很難判斷哪一方比較正確。

於是趁著暑假閒暇，我報名了夏季學院中由王冠生教授所授的「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」課程，準備為自己的思想添加養分，並在新生入學前提早了解大學的生活模式。最迫切的是：開始學習獨立思考。

在課前，我閱讀了課程大綱上所有參考書目的篇章，對於將要討論的議題先有了第一層的理論認識。課堂上，老師分析各種政治哲學議題，將看似紛亂的論點分門別類。原來政治

哲學這門學問並不是一條筆直的思考路線，而是像一張知識的網，能各自能向其他觀點提出跨時空的對話。

此外，我覺得「討論」是這門課最精彩的部分。雖然小時候曾在網路平台上看過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的系列演講，深深佩服主講人麥可·桑德爾（Michael J. Sandel）教授的清晰邏輯，與哈佛學生對於議題的創意奇想。但是當我親自參與其中時，卻又是另一種不同的經驗。大家在支持與反對的兩方中不斷攻防，一邊要將己方論點的漏洞補齊，一邊又要對另一方的說詞提出質疑，這使得我開始有了多元的思考觀點。

比方說在哲學議題中赫赫有名的「電車問題」：一輛高速行駛的電車前方有著五名修路工人，此時電車煞車失靈，身為鐵軌控制員的你，會不會為了避免悲劇發生而切換現行軌道，改讓火車只犧牲另一條軌道上的一個人呢？

雖然哲學問題並沒有絕對答案，但並不代表正反雙方無法對話。我在課程中學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「回應別人的論點」。針對他人的論點提出挑戰，避免雙方各說各話的無效溝通。就拿上面提到的「電車問題」為例：如果你選擇切換軌道，那麼這會不會演變成一種變相的多數暴力，也就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權益？如果選擇不切換軌道，那麼如果軌道上不是五人，而是數十、甚至數百人時，我們是否還能堅持自己的立場？

我認為現在臺灣政治紛亂的情況，起因便是人人只願意躲在同溫層中，不願意去理解、傾聽對方的話語吧？如果所有公民都願意坐下來對談公共政策，是不是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紛爭呢？

在課程中我另外學到的事情是：哲學需要科學作為支撐。哲學雖然是科學之母，但討論很可能因為個人價值觀的不同而淪為無效爭論。因此，我在期末報告主題〈訂做小孩是可被允許的嗎？〉中另外引入生物學的觀點，讓自己的論點有著更堅強的客觀基礎。科學身為哲學的衍伸物，在當代議題的討論中也可以做為哲學母親的靠山呢！

雖然與同組同學常常在課堂中辯論得不可開交，但下課後還是會互相嘻笑聊天，雖然不同意但我必須尊重他人，是我在課堂中學到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們這組甚至在最後一堂課結束後，還一起前往臺大總圖前拍照留念呢！

今年夏季學院的「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」課程，使我開始期待接下來大學四年的新生活。未來希望我不再只是一味地從書本輸入知識，而是在吸收之餘，試圖創造更多價值。

「喝完那泉水後，準備隨時飛往那群星所在。」——但丁《神曲》〈煉獄篇〉最末章。



Summer College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